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一)

•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

#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 GEQU FANYI TANSUO YU SHIJIAN

薛范 著

GEQU FANYI TANSUO YU SHIJIAN  
GEQU FANYI TANSUO YU SHIJI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一)

# GEQUFANYI TANSUO YU SHIJIAN

##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薛范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薛范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一))

ISBN 7 - 5351 - 3202 - 2

I . 歌… II . 薛… III . 歌曲—翻译 IV .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55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430074·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8.25 印张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76 千字 印 数:1 - 3 000

ISBN 7 - 5351 - 3202 - 2/I·99

定 价:1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薛范 1934年9月生于上海。音乐学家和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已译配发表的世界各国歌曲近两千首，最脍炙人口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编译出版的外国歌曲集有三十多种，重要的有：《1917—1991 苏联歌曲珍品集》、《俄罗斯民歌珍品集》、《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世界合唱歌曲集》、《世界电影经典歌曲 500 首》等；重要著作有：《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苏联歌曲史话》、《摇滚乐史话》等以及其他文章近一百篇，（请见本书附录：薛范主要著译作品）。

1995年11月30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荣誉证书”；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授予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1999年10月5日和6日，中俄两国政府分别授予“中俄（俄中）友谊奖章”及荣誉证书。

## 序

钱仁康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一首好诗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翻译外国诗歌要用恰当的诗歌语言，把诗中“难写之景”和“不尽之意”表达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何况一首好诗离不开声韵之美，总是有“随语成韵，随韵成趣”的特点，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声韵之美，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说：“译诗是白费力气的事”。约翰生也说：“诗是不能翻译的，诗的美只能保留在原作之中”。至于翻译歌曲的歌词，则既要符合原诗的韵律，又要配合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可谓难上加难。但为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诗歌和歌曲的歌词，还是非译不可。西方文人翻译歌词，如果既要忠于原诗的内容，又要保持原诗的韵律、配合音乐的节奏，二者不可兼得，则宁可放弃前者，也决不愿背离音乐的节奏、损害诗歌的韵律之美。所以德国人译诗，常常不称翻译，而称“仿作”（Nachdichtung）；英国人和美国人翻译歌词，也常常不称翻译，而把自己说成是英文歌词的作者（English words by...）。我国音乐界人士翻译外国歌曲，为了减轻译词的困难，常常由一人译意，另一人配歌。其实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译者必须全神贯注，对原诗原原本本融会贯通以后，才能写出比较完美的

译词来。采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翻译歌词，难免零敲碎打，译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把一首格律诗译成没有格律的自由诗，既不符合原诗的韵律，也就很难配合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我国文学界人士翻译外国诗歌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效法。我读过许多不同作家翻译的德国诗歌，发觉钱春绮先生的译笔特别严谨，对韵语的安排作了一丝不苟的推敲，不仅遵从原诗的韵律，还与原诗的音步结构保持一致，常常把原诗的一个音节译成一个汉字，当然还要照顾韵语的轻重律。因此，虽然译的是诗歌，不是歌曲的歌词，却也能自然配合音乐，可以当作歌曲的歌词来演唱。例如钱先生所译歌德的抒情诗《爱人之旁》(Nähe des Geliebten)，就可以一字不改，与舒伯特的歌曲 (op. 5 no. 2) 相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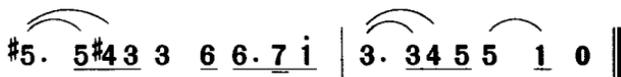
欢快的行板，1= $\text{♩}$

$\frac{12.}{8} \underline{\dot{1}} \mid \dot{1} \cdot \dot{1} \underline{55} \cdot \underline{543} \mid 2. \underline{2466} \underline{503} \mid$

1. 我 想 到 你，每 逢 太 阳 的 光 辉 照
2. 我 看 到 你，每 逢 远 方 的 大 路 扬
3. 我 听 到 你，每 逢 水 波 在 低 鸣，汹
4. 我 靠 近 你，即 使 你 身 在 远 方，依

$5. \underline{57} \underline{1} \cdot 0 \dot{1} \mid \underline{7.7655} \underline{\dot{1}0\dot{1}} \mid$

在 海 里； 我 想 到 你， 每  
 起 灰 尘； 在 深 夜 里， 每  
 涌 奔 腾； 我 常 在 那 沉  
 然 很 近！ 太 阳 沉 落， 马



逢 月 亮 的 幽 辉 映 在 水 里。  
 逢 惊 心 的 小 路 走 过 行 人。  
 寂 的 林 中 谛 听, 万 籁 无 声。  
 上 就 出 现 星 光。 愿 你 光 临!

试把上举的译诗和那些不符合原诗韵律和旋律节奏的译词作一比较,可以说后者是“着意种花花不活”,前者是“无心栽柳柳成荫”。

回顾我国音乐界人士翻译外国歌曲的历史,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例如英国 T.H. Bayly 创作的 *Long, long ago*, 是一首“随语成韵, 随韵成趣”的好歌(薛范先生在本书第 5 章中曾提到此歌), 但很难翻译, 难就难在歌中屡次出现的“*Long, long ago*”和“*Long, long ago, long ago*”一句找不到与音乐密切配合的译词。可是我国老一辈音乐家青主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为此歌找到了一句旗鼓相当、铢两悉称的汉文歌词“久, 久矣哉”, 唱着青主先生的译词, 可以完全体会到这首歌的声韵之美:

$\frac{4}{4}$ 1 = F 1 <u>1 2</u> 3 <u>3 4</u>	5 <u>6 5</u> 3    0
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久 不 闻 你 那 句	恩 爱 的 话,
5 <u>4 3</u> 2    0	4 <u>3 2</u> 1    0
long, long a - go,	long, long a - go.
久, 久 矣 哉,	久, 久 矣 哉。

1 1 2 3 3 4  
Sing me the songs I de-  
久 不 闻 你 那 首

5 6 5 3 0  
light-ed to hear,  
思 爱 的 歌,

5 4 3 2 3. 2  
long long a-go, long a-  
久 久 矣 哉, 久 矣

1 - 0 0  
go.  
哉。

5 4 3 2 5 5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让 我 的 幸 福 和

4 3 2 1 0  
grief is re-moved,  
你 同 归 来,

5 4 3 2 5 5  
let me for-get that so  
毋 使 我 依 旧 沉

4 3 2 1 0  
long you have roved.  
沦 在 苦 海,

1 1 2 3 3 4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让 我 想 念 你 的

5 6 5 3 0  
love as you loved,  
爱 心 不 改,

5 4 3 2 3. 2  
long, long a-go, long a-  
久, 久 矣 哉, 久 矣

1 - 0 0  
go.  
哉。

薛范先生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工作将近五十年。长期以来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并百尺竿头，精益求精。所译各种文字、各种体裁的外国歌曲无虑一千八百多首。他在分工译词之风盛行的年代，一向是独力从事翻译；对一首

首外国歌曲的内容和形式悉心揣摩、心领神会之后，下笔如神，不仅能正确表达原诗的思想感情和诗的意境，而且也注意到诗歌特有的韵律和声韵之美，能做到歌词节律和音乐节奏互相协调，歌词声调和旋律音调融洽无间。这些高质量的译词，长期以来受到了歌唱家和广大听众的热情赞赏。薛范先生在潜心译歌之余，还十分关心翻译歌词的一些原则问题，以及国人翻译外国歌曲的历史和现状，并穷原竟委，悉心研究，写成《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内容多有言前人所未言的创见。薛范先生毕生对翻译歌曲的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兼容并包，双方多有丰厚的建树。本书是他对翻译歌曲的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喜闻该书出版，我以先读为快，并乐为之序。

2001年8月6日

## 序

邵正如

薛范先生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工作,平时接触翻译家机会多,薛范先生是我交往最多,最受我尊敬的翻译家之一。

薛先生毕生致力于歌曲的译介和传播。他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从事歌曲译介和研究的最早耕耘者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毕生致力于外国歌曲翻译、介绍和研究,仅有的一位歌曲翻译家。

歌曲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同文学翻译一样是一种二度创作。它不仅要求译者熟练掌握外语、通晓音乐、而且还必须具备诗歌格律和音韵方面的扎实根底。薛先生是三者具备。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广为流传的许多激动人心的外国歌曲都是由薛范译配的。他译配的优秀歌曲,不仅延长了原歌曲的艺术生命,而且赋予了第二次生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上述这一点,原苏联作曲家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在1989年就有如下专业性评价:“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曲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

这些歌曲以生命。”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汉学家罗高寿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称赞薛范译配的歌曲“译出神了”；1995年11月，罗高寿大使在授予薛范“荣誉证书”时致辞，说：“……请允许我衷心感谢薛范同志，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们的友谊作出的——我敢这么说——是杰出的功绩。”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歌曲是人民的心声。薛范不仅自己深刻地领悟和理解俄罗斯人民的心灵，并且为了使中国人民熟悉和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歌曲而殚精竭虑。……薛范，我们敬爱的朋友和同志，我们所有的俄罗斯人向您鞠躬致意！感谢您为促进俄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坚毅卓绝的劳动。”

至今，薛范已译配了一千八百多首世界各国歌曲（其中俄苏歌曲九百多首），出版歌曲专集达三十多种，还有数量可观的音乐学方面的文章。

1995年11月，俄罗斯政府授予荣誉证书。“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1997年11月，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又亲自将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佩在薛范胸前。1999年10月，中俄建交50周年之际，中俄双方又分别授予薛范“中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

近半个世纪自强不息的努力，薛范先生在歌曲翻译领域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然而近几年一个不争的事实，令人困惑不已：歌曲，作为一门最贴近广大群众，又最容易被群众接受的文艺样式，因种种原因却面临着歌曲翻译事业后继无人的困境。现实既然如此，个人并无回天之力，怎么办？何妨给后人留下些什么。薛范先生多次和我说起，他想把自己在歌曲翻译领域中探索和实践的心得写成书，“使得后来人少走些弯路”。恰逢湖北教育出版社约稿，双方一拍即合。他

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夜以继日,终于把书写成了。《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凝聚了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经验,给后来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目前系统的文艺翻译理论书极少见,更何况歌曲翻译的理论书,薛范先生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国目前的第一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歌曲翻译理论的入门书。书中的第10章“翻译歌曲的历程”,是薛先生把歌曲翻译的历史作系统整理后,首次奉献给大家的。

薛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翻译家,完稿之后,要我写上几句,我确实深感荣幸。

最后,我再次祝贺该书出版,并期待着更多有造诣的翻译家写下创作经验谈,为繁荣文艺翻译事业多作贡献!

2001年8月8日



# 目录

## CONTENTS

序 /1 钱仁康

序 /6 邵正如

### 引言

#### 第一章 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谈起 /7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诞生 /8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获得第二次生命 /12

有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译文的点评 /21

#### 第二章 歌曲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9

诗, 可不可译? /31

歌, 可不可译? /35

歌, 该不该译? /38

歌, 也有不可译的 /44

#### 第三章 歌曲翻译的特殊性 /51

歌曲翻译的文学属性和音乐属性 /52

歌曲翻译是文学和音乐的联姻 /56



歌曲翻译的优劣,关键在于“配歌” /66

**第四章 歌曲翻译中的韵律 /77**

外语诗歌和汉语诗歌的韵律 /78

歌曲翻译的用韵规则 /85

**第五章 歌曲翻译中的节奏感 /107**

音乐节奏与歌词的密切关系 /107

词和曲在节奏上的结合规则 /111

**第六章 歌曲翻译中的声调感 /136**

字调是汉语的独特的语音现象 /136

译文的字调受旋律的制约 /140

**第七章 音乐风格对译文的制约 /148**

**第八章 歌曲中的中外文化差异 /156**

**第九章 歌曲翻译中的语言现象 /169**

歌曲语言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169

语调感 /172





重复 /177
同字相犯 /180
译文词语位置 /181
衬词 /186
忌讳 /188
<b>第十章 歌曲翻译的历程 /192</b>
歌曲翻译始于 20 世纪初 20—40 年代的开拓 /193
50 年代的繁荣 60—70 年代的沉寂 /202
80 年代至世纪末的复苏和衰微 /211
新世纪的歌曲翻译能否再现辉煌 /218
<b>结 语 /219</b>
<b>后 记 /226</b>
<b>附 录：薛范主要著译作品 /232</b>
<b>编辑的话、补记 /240 唐瑾</b>
<b>致读者 /244 唐瑾</b>

## 引言

歌曲！在林林总总的各类文艺体裁中，也许再也找不出有哪一种比歌曲更容易为人们接受。歌曲是人们的终生旅伴。人们通过歌曲品味人生，交流感情，沟通心灵。

我一生从事的是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将近半个世纪，我译介的世界各国的各类歌曲作品——群众歌曲、艺术歌曲、革命历史歌曲、影视歌曲、民歌和流行歌曲等将近二千多首，出版的外国歌曲专集有三十多种。同时，还发表过不少研究介绍外国歌曲和歌曲作家的文章。于是，在我面前展现的已不光是本国本民族的美妙旋律，而且有着更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接的一片无限开阔的异国音乐天地。

确实，“歌曲翻译”是一项迷人的工作。刚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流连，回头又到骄阳似火的热带丛林里嬉游；刚为姑娘的情场失意低吟浅唱，转瞬间又为高歌进行曲热血沸腾；刚为送走冻死在草原上的驿车夫而黯然神伤，迎面又见热闹街头的狂欢队伍而眉笑眼开；刚在雍容典雅的船歌声中怡然陶醉，转身又被卷入震耳欲聋的摇滚歌舞而心惊肉跳。

我们译介世界各国的歌曲，是为我们自己和所有爱好音乐、渴望了解世界的朋友们推开一扇又一扇通向世界的小窗。我们共同通过音乐和歌曲去领略异国他乡的民族风情，体验各色人种的思想感情。

“歌曲翻译”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1994年4月,我应邀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梦里情怀”——一档介绍中外老歌的节目。北京一群俄苏歌曲爱好者闻知消息,奔走相告。他们自筹费用、自租场地,专门为我组织了一场欢迎会。在会上,一百多位出席者一首接一首唱着当年的歌曲,单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先后唱了5次。许多人在演唱前向我热情地致意。一位教授来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您的歌曲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样一个民间活动居然惊动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音乐台以及北京的几家报社。中央电视台后来报道这一活动时,起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名称:“薛范歌迷会”。

几天后,我应邀在北京电台作热线直播。有位听众来电话,当电话一接通,她激动得泣不成声,导播小姐不得不把她的电话压了20分钟,直等她稍稍平静后才接入直播室。她哽咽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唱着您的歌长大的”。

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遇到类似的情景。

1996年4月,在大连,也是一群俄苏歌曲爱好者自发地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会。我在大连电台签名售书时,一位中年妇女刚问候了一声,突然抓住我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就软瘫了下去。当年这位知青插队落户在北大荒时,我编译的一本歌曲集是她唯一的精神安慰,相伴她度过了最艰难孤独的一段岁月,于是她记住了“薛范”这个名字。

1997年3月,在杭州,由杭州经济电台主持人华芳小姐牵头,电台和外文书店出面,组织了一台“薛范歌友联谊会”。出席的人数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计,以至大厅外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许多中老年朋友相互结伴或搀扶而来,为的是和我见个面,道声好。浙江省外文书店音乐书店经理在我签名售